

綱鑑易知錄

唐

五十六卷

113
537
30





113  
537  
30

尺本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六

天正十五年二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唐紀

憲宗皇帝

綱庚寅五年春正月盧龍治直隸末平府節度使劉濟將兵

討王承宗按饒陽見卷四東鹿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綱吐突

承瓘討王承宗戰不利綱貶元稹為江陵見卷四十六士

元稹貶江陵

綱鑑易知錄

卷五六 唐憲宗

一



曹。目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唐東京也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

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名

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

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

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

暴橫人無敢言者上不聽

致堂胡氏曰元稹論事中直劄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稹經挫折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仇敵雖稹自毀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綱三月以吳少陽為淮西見上卷十畱後綱吐突承

璿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

王翊元入奏事裴垪引與語為去聲言君臣之義微動

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令翊

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垪

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璿對營而不設備失

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璿

乃召從史入營與博局戲即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

師昭義見上卷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

吐突承璿  
誘執盧從  
史



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卽以爲昭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上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爲驩州。見上卷六司馬。綱。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綱。九月。罷吐突承璀爲軍器使。承璀討承宗無功。裴垪中外相賀。綱。以權德輿同平章事。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綱。冬十一月。裴垪罷爲兵部尚書。垪得風疾。上甚悼惜之。綱。

十二月。以呂元膺爲鄂。鄂州。今湖廣武昌府。岳。岳州。今湖廣岳州府。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爲去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綱。以李絳爲中書舍人。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名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德宗為李絳罷獵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在西安府城東南唐苑中。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李絳真忠臣

綱辛卯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綱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自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

李絳不進羨餘

東庫移西庫

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祝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綱以李絳為戶部侍郎。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六

唐憲宗

四



上喜其直益重之。綱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見上卷二綱

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書張瑄張瑒書報

也。不書父何復父讎義也。而瑒瑒兄弟皆死則刑已

重矣。書復父讎所以見用刑者之過也。於是杖而流

焉。故略之。註音理瑒見四富平今陝西西安人梁

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

不同天。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檀弓子夏問於孔

不仕弗與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

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

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

梁悅報父仇

韓愈復讎議

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

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

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

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今廣東惠州府冬十二月

以李絳同平章事。因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上頗知

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朔爭

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

御延英殿。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

綱監易知錄 卷五十六 唐憲宗



文帝時兵木無刃謂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也家給人足賈誼

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見三十一卷今法令所

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屬平聲近接涇

隴見五三卷二六烽火見四四卷十七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

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斡也日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

遠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

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

疆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

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

李絳真宰相

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

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

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

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上頓

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頓大是姦臣勸朕

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

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綱太子寧

卒綱大稔綱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綱壬辰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乎坊觀察使綱



李絳不私同年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廊今陝西延坊坊今延安府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乞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促義方之官綱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綱

延英論治道

嘉翰林學士崔羣謹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綱五月詔蠲淮浙租賦以淮浙去歲水旱為災故也綱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綱秋七月立遂遂州今四川潼川州遂寧縣王恆為皇太子綱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緒之子卒綱魏今直隸大名府博今山東東昌府



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上曰善綱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皆憤怒

李絳揣魏博若符契

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



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  
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今河南河南南府陝州乞明旦即降白  
麻卷上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  
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  
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眾鼓舞綱十  
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  
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  
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  
緡民也錢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

軍士歡聲如雷  
使者相顧失色

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  
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  
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  
州魏博相衛磁洛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  
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  
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  
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見四二一年軍  
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見上卷兗今山東鄆今鄆  
州今鄆府今鄆鄆今鄆縣今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見二七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六 唐憲宗



何益  
僭者果

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憲宗能用  
李絳善謀

華陽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予，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

**綱** 癸巳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綱** 賜田與名弘正。**書**

書賜名何予田與也。前書請吏奉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予之也。**綱** 徵西川節度使武

元衡。見上卷入知政事。

**綱** 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綱**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

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

其才。見卷二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

其才器與官相稱去聲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

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

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

絳：人言外閒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

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

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

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東漢黨人之禍，見桓帝延熹九年，至

此東漢之所以亡



罷李絳

名還吐突  
承瓘

靈帝建寧二年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綱以吐突承瓘為神策中尉。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揚州府監軍。至是名還承瓘。復以為左神策。見上卷中尉。綱夏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綱秋閏七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綱少陽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綱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綱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柳宗元欲  
以柳易播

綱乙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綱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東京洛陽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綱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綱王叔文之黨。見上卷十年不量移。見上卷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今廣西柳州府。禹錫得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字禹錫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



柳宗元梓人傳

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  
 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  
 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  
 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  
 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  
 繩墨度。鐸材視制。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勝升任者  
 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  
 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  
 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公。邵其百官執事之

種樹郭橐駝傳

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術能矜名。親小勞。侵  
 眾官。听听。同斷音銀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  
 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  
 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曲  
 而土易。也更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之。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  
 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  
 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綱田弘**



盜焚河陰  
轉運院

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綱盜焚河陰。轉運院。目  
李師道見上卷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  
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聲言助官軍。實以  
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數十人。說師道曰。用  
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院積江淮租  
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今河南河南府。焚宮闕。亦救蔡一  
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  
緡民也。錢貫也。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恇。恐也。懼。多請罷兵。  
上不許。綱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裴度知人

盜殺武元  
衡擊裴度  
傷首

目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  
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  
李光顏即何跌光顏其兄。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  
光顏數朔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  
淮西三小州。申光蔡也。申州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光州。今汝寧府光州。蔡州即汝寧府  
淮西節度治也。殘弊困劇極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  
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綱六  
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目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



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見上卷末又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石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見十六卷二一又四八卷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王士則承宗叔父二二十二衛師和四年自歸京師拜神策大將軍。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鞠之。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上竟誅之。而師道客潛

遁去。綱以裴度同平章事。目或請罷度官。以安恆州。

今直隸真定府謂成德鎮王承宗耶見上九謂平之心。上怒曰。若罷

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

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

朝廷業已討之。兩河河南河北跋扈見二二三卷二五者將視此為

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

急。綱秋七月。靈武即靈州見四九卷十三節度使李光進卒。目

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

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捧管鑰籍財物歸於其

李光進兄弟友善



如昆弟之妻。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綱**八月。李師道遣兵襲

東都。捕得伏誅。李師道置畱後院於東都。潛內

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畱守呂元

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東都西

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

聲。捷也。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名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

得其魁。乃中嶽寺

中嶽嵩山也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中嶽寺在嵩山神蓋峰下僧

山棚

李光顏不受美妓

圓淨捕獲伏誅。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

者。乃誦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

治。**綱**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欲倚賊自

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

梁。今河南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

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

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

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

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



貳矣

綱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

度使。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俱見卷五十三三鎮皆

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

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見同上謂

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綱制削王承宗官爵

發兵討之。綱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三月皇大

后王崩綱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鏞博判度支見上

鏞始以聚斂得幸。綱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

皇甫鏞聚斂

高霞寓鐵城之敗

兵于凌雲柵。綱六月唐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鄧今南陽節度

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質實云未詳處所。綱秋七月貶高霞

寓以袁滋為唐鄧節度使。綱八月韋貫之罷為吏部

侍郎貫之數請先取吳元。綱葬莊憲皇后。綱九月饒

州今江西饒州府大水。綱漂失四千七百戶。綱冬十一月以

柳公綽為京兆尹。綱公綽初赴府有神策見上小將

躡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

乞之對曰。京兆見卷四八為輦連上轂師表輦轂者天子之車輿

也。京師乃天子輦轂之下。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

京兆為輦轂師表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六 唐憲宗

十六



唐突也。不遜也。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

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

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猶言當著

心。此人朕亦畏之。綱十二月。義成。見上卷節度使渾

鎬與王承宗戰。大敗。綱以王涯同平章事。綱貶袁滋

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目袁滋至唐州。今唐縣元濟圍

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

朝廷知之。貶滋撫州。今江西撫州府刺史。以李愬代之。

綱丁酉。十二年春。三月。淮西文城柵降。目李愬謀襲

汝曹須作意

李愬釋于士良

蔡州。見上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

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

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劊。枯

也。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

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

文城。今汝寧府西平縣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

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去聲。持重也。不好自出戰。請

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

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耕其名



董母

順死賢於逆生

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綱夏四月。淮西鄆城降。法書一柵一城降常事耳。何以書。關要也。文城降。曲皆愬之所。以成。李祐鄆城降。而後蔡兵盡萃於泗。功者也。故特書之。官軍逼鄆城。今河南開封府鄆城縣。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元濟以董昌齡為鄆城令。而質至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鄆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元濟謀主守泗州。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綱五月。

李愬得李祐

罷河北行營。目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恆冀。見上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見上卷行營。綱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書特筆也。得蔡河。目愬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時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丙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



悅諸軍日牒移文也愬稱得賊謀牒之網作今者言祐為賊

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

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

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

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

除散兵馬使綱秋七月以孔戮達為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今浙江寧波府歲貢蚶蚶似蚌而圓水陸遞夫勞

費華州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刺史孔戮奏罷之至是嶺南治廣東

諫進蚶蛤者可與

州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

者可與也乃以戮為嶺南節度使綱以裴度兼彰義

即淮西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諸軍討淮西四

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

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

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

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

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

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

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

裴度請自往督戰



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去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綱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綱李愬攻吳房入

其外城綱李愬將攻吳房今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諸將曰今日

往亡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

後十月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是謂往亡月

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

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綱冬十月李愬夜襲

蔡州擒吳元濟同轅音送京師書襲未有書時者

淮西將書入吳房外城書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書賜

往亡月

李愬平淮西

兵非出奇不勝

爵涼國公書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見上

七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

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蟹白

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

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鋒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

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顛去聲其後軍出不知所之

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怨卒

據其柵命士卒少休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

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人馬凍死



李愬夜襲蔡州

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見上卷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鑣。匡入聲。大鉏也。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雷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內城也。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河曲。愬曰。

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執元濟檻車。載囚車也。送京師。且告於裴度。中光二州。見上十三。三小州。及諸鎮兵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鞠場。乏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今汝寧府。確山縣。而不憂。初愬遣兵攻朗山。不利。眾皆恨愬。獨喜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



李愬論用兵

知賢不疑

見可能斷

李愬克肖乃父

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南湖丁氏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以不可者有二焉夫志敵者恆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乎功者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敦其讓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愬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况愬之籌略凡有克肖乃父者乎

李愬具囊韃出迎裴度

綱以李鄘同平章事綱裴度入蔡州目裴度建彰義

見上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高韃出迎

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右屬囊韃注囊以受箭韃以受弓拜於路左度

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

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

見上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

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

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

兵禁入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



賜李愬爵  
涼國公

賜裴度爵  
晉國公

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綱十一月。上御門受俘。

軍所虜。斬吳元濟。綱賜李愬爵涼國公。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

韓弘等遷官有差。綱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

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

李晟。父愬之。渾瑊。宗朝良將。又何如哉。遂畱中不下。綱

以李祐為神武將軍。綱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國公。復入知政事。綱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至并獻三

州。綱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幕僚李公度說之。使

子入侍。并獻沂海。俱見五三。密。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三州。以

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見上。宣慰。綱二月。脩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法書於是

驕侈之心始放。綱上命六軍脩麟德殿。龍武。卷一。統

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

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

首池。在西安府治東。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綱李鄜

罷為戶部尚書。綱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見上。鄜

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

如故。憲宗侈心。如故。

綱



李廓由  
宦官進

璿歸引廓為相。廓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  
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綱以李夷簡同平章事。綱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至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綱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  
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  
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見上卷末輸租稅。請官吏弘正  
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  
州圖印。至京師。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大將譚忠亦說劉總

總  
譚忠說劉

盧龍節度使劉濟子元和五  
年。弑父濟及兄緄。遂領軍務。曰。自元和以來。劉闢。見上  
卷二。李錡。見上卷二田季安。見上卷七盧從史。見上卷二吳元濟。  
阻也。侍兵馮。依也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為也。  
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  
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  
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侵也漸北來。趙  
今直隸真定府。趙州謂王承宗。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  
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綱五月。以李  
光顏為義成節度使。綱李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

綱蓋易口條

卷五十六

唐憲宗

二四



上曰師道頑愚反復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五月以光顏鎮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州縣義成節度治也謀討師道也綱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軍名今江南徐州節度使綱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李夷簡自屈於裴度

綱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目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綱八月王涯罷綱以皇甫鏞程异同平章事目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鏞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朔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相制下

裴度恥與小人同列

程异不敢知印秉筆

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嗚也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鏞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置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所可惜者淮西盪同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旋自墮揮壞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由是鏞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



免於過其後上語去聲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

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易繫辭首章之辭方謂事情

向所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

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

辨其所為邪正耳綱冬十一月以柳泌泌為台州刺

史方士為刺史目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方外之士宗正卿李道古

因皇甫鏞薦山人柳泌云能合蛤長生藥泌言天台

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

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

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致堂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及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為言宜其

不能開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為乎憲宗徒以強辨壓其

羣臣而不稽其理會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末鑒哉

綱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

愈為潮州刺史書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

禍無不立見者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

月以國喪書懿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六 唐憲宗 二十六



韓愈之言  
不誣

以國喪書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  
鳳翔府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  
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  
京師雷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  
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  
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南北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

韓愈諫迎  
佛骨表

事佛求福  
得禍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  
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  
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  
之不過宣政殿名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上下皆衛具日襲衛  
而出之於境不令平聲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求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  
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今廣東潮



韓愈作原道篇

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耕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篇行於世云綱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見上卷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去聲選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

劉悟諭諸將

劉悟斬李師道

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濟平帖授行營副使張暹織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名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見上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天未明至城下子城門已洞開悟勒兵捕師道與



二子斬之。慰諭軍民。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

弘正大喜。露布見五四以聞。淄青見五三等十二州

皆平。自廣德代宗年號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見上河

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

約束矣。裴度纂述見上蔡十九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

略。因待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

志。非所欲也。弗許。

致堂胡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

河南北盡  
遵朝廷約

裴度寓忠  
智之意

矣。又載州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朕之難。必思守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綱以劉悟為義成見上二節度使。綱夏四月。詔諸道

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目橫海軍名治直隸節度

使烏重胤奏曰。河朔河北藩鎮。所以能旅拒旅衆也

以相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

之權也。曷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

安祿山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見五一

史思明三州已舉。牒移文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

景府今河間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



惟橫海最  
為順命

兵並命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  
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綱程昇卒。綱裴度  
罷為河東節度使。目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  
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鎛專以培  
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  
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史館  
脩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  
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  
忠正而不疑。屏內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

武儒衡敢  
言

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  
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  
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臣恐大功之  
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  
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綱秋七月。宣武節度治河南開封府  
使韓弘入朝。綱以令狐楚同平章事。且楚與皇甫鎛  
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綱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  
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綱魏博見上節度使  
田弘正入朝。綱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綱冬十月。



貶裴潏鄰為江陵見上令目柳泌至台州見上驅吏

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治浙江觀

察使捕送京師皇甫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

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

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

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

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平聲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

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衆

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

裴潏諫服金丹

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

火氣殆非五藏同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

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

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綱崔羣罷為湖南治湖廣觀

察使目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

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

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

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

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

崔羣論玄宗理亂之由



崔羣言

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上尋罷羣。

華陽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綱。庚子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閏月。太子

即位。法書。弒也。曷為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即位。法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止其誅。而即位如常。

時。綱。日止日暴崩。所以深罪之也。賀善贊曰。憲宗

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

則。以在承瓘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宦閣。二好進奉。綱

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譏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

禍。豈不重可惜哉。○唐。目。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瓘謀

世宦官弒君立君如此。○王憚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

立。○岳州府。王憚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

宦官弒立始此

憲宗服金丹多躁怒

密問計於其身。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

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

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

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

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

共立穆宗。殺瓘及憚。綱。貶皇甫鎛為崖州。今廣東司

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綱。柳泌伏誅。貶李道古

為循州。見上。司馬綱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法書。此帝

志。憲宗不。正坤闈之失也。目。后郭曖。見五二。之女

綱。監。少。和。錄。

卷五十六

唐憲宗

三二



憲宗不立后

柳公權筆諫

也為廣陵王見上卷妃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為后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綱二月赦天下綱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目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綱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書法知制誥不書嘗書蘇源何病之也曷為病之前書貶元稹為江陵士曹官也見也此書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官也前以件官官貶今以善官官用一元稹也前後註音蘇源明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

卷十  
三 綱江陵士曹元稹見上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

東宮間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

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蛤

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遠

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綱六月葬景陵

在西安府蒲城縣金嶺山綱以崔羣為吏部侍郎秋七月令狐

楚罷綱八月浚魚藻池在西安府唐禁苑中綱以崔植同平章

事九月大宴綱冬十月成德見上節度使王承宗

卒詔以田弘正魏博節度使代之王承元承宗弟為義成見上

武儒衡以扇揮青蠅

浚魚藻池

大宴



幸華清宮

九節度使。綱幸華清宮。見五十一卷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六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七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穆宗皇帝

名恆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二十歲。蒙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綱辛丑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見五十五卷三十五

諸道各均定兩稅見五十三卷七綱蕭俛罷綱段文昌罷以

綱鑑易知錄

卷五七

唐穆宗

一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七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同平章事。綱以王播為鹽鐵使。綱盧

龍治直隸求平府節度使劉總見上卷棄官為僧卒於定州以張

弘靖代之。綱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揚

汝士為開江今四川夔州府開縣令。法書牛李之黨彙成。目翰林

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

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

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

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

牛李黨彙成

錢徽不奏私書二李各分朋黨

度子譏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

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

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

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

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

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耕相傾。

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畱後。目幕僚韋雍出逢

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不服。雍白弘靖繫治

唐穆宗



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

融。酒之孫。劉總舊將。為畱後。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

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綱**貶張弘靖為吉

州。今江西吉安府。**綱**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

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法書**綱目書起復

田布無**目**初田弘正自魏今直隸大名府博今山東徙鎮成

德。今直隸真定府自以久與鎮鎮州即真定府人戰。有父兄之仇。乃

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見四四卷九供其糧。賜戶部侍

郎崔倭。稜去聲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

李愬素服流涕

得已。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

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

自稱畱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

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

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

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今真定府刺史牛元

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去聲之。曰。昔吾先

人愬父戡。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見上卷十九今

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行示也於軍。報曰。

李愬遺牛元翼寶劍玉帶



兩稅皆輸布絲纈

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弘正子，為魏博節度使，討之。綱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今真定府冀州節度使，庭湊圍深州。綱九月詔兩稅皆輸布絲纈綿也。綱自定兩稅法見五三卷七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玄宗年號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家，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

裴度請黜元稹魏弘簡

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綱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綱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綱以裴度為鎮州見上行營都招討使。綱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綱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河北也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



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綱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綱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治山東青州府。使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韓愈宣慰成德軍

綱壬寅二年春正月。魏博見上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綱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目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見上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見上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也。迎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輩也。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



韓愈責王庭湊

韓愈論成德甲士

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謂王武俊。庭湊武俊義子。為國擊走朱滔。見五四卷十二。血衣猶在此軍。指成德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安祿思明史思以來。至元濟吳元濟師道李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田弘正。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元和十四年。田弘正入朝。憲宗以弘正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王承元承宗弟。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元和十五年。王承宗卒。其

韓愈與顏真卿無異

下欲立承元。承元時年二十。不許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義成。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見五五卷一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遂昌尹氏曰。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於賊。綱目比書於冊。則唐室紀綱為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殆與顏真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寧自預知不死。其



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音顏真卿見五

裴度有將相全才

李聽不獻良馬

裴度有將相全才。裴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今河南府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綱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目初聽為羽林見五五卷一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見上卷二九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綱三月詔留裴度輔政。

綱王播罷。綱夏四月。詔免江州今江西九江府逃戶欠錢。從

州刺史李綱。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夜元稹罷為同

州今陝西西安府刺史。裴度事皆無驗。度及稹皆罷相。

綱以李逢吉同平章事。綱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

上畋于驪山。見下綱十二月。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綱癸卯。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戶部侍

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至是遂以為相。時僧孺與李

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治浙江杭州府觀察使。

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牛李之怨愈深



鄭注奇才

促膝恨相見之晚

綱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翼城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鄭注巧諂，傾詔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為牙推官名。凌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上聲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

柳公綽誅舞文吏

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治廣東。州綱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公綽過鄧縣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舞文弄文法。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綱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目愈為京兆見四八卷六。六軍見二五卷二五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綱秋八月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使。目李逢吉惡度出之。



山南不兼平章事。綱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目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治江西南昌府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綱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目上餌金石之

張阜諫餌金丹

藥處士張阜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疾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是夕上崩。敬宗即位。綱二月。貶李紳為端州今廣東肇慶府司馬。李逢吉等潛之也。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綱幸中和殿。擊毬。目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綱三月。以劉栖西楚為起居舍人。不拜。書書不拜何美栖楚也。若栖。目上視朝每晏。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楚可謂敢言矣。

綱監易印錄

卷五十七 唐穆宗

九



劉柳楚敢言

八關十六子

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見二二三在殯鼓吹日喧令聞問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池墀階見血不已響聞閣外上命中使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綱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目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李逢吉遺從子訓略鄭注結王守澄其黨有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續張權與程昔範姜洽八人而附會者又入

人皆任要劇故綱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綱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綱夏今陝西綏德府綏今陝西延安

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目侍御史溫造彈

祐違敕進奉三月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請論平聲論如法

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見上卷二

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綱冬十月賜韋

處厚錦綵銀器明發不用其言而厚其賜要當辭而不

貨取乎蓋亦交譏之耳目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

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

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綱十一月葬光陵。在西安府蒲城

山縣堯。綱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宦官所弒。壽十八歲。帝昏童失德。自殞其身。宜哉。

綱乙巳。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先是鄠戶

崔發擄曳中使

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令崔發聞五坊見五五卷十七人毆百姓。命擒以

入曳。葉也。拖也。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

金雞

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唐百官志。赦日植金雞於

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絳繩。集百官父老囚徒於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忽

李勣等救崔發

有品官數十人。執挺庭上聲。杖也。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

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所犯在赦後。

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

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

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

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

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

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

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



柳公綽服  
囊籬候牛  
僧孺

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  
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  
對中使杖發四十綱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目牛  
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  
出乃升鄂岳見上卷三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  
過戈襄陽見上八山節度使柳公綽服囊籬見上卷  
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地位名望高於夏口見三二二  
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僧孺封奇章郡公甫離台席方鎮  
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綱二月浙西見上觀

李德裕獻  
丹辰六箴

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箴書法見四九卷六目上遊幸無常  
昵銀入比也親密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  
德裕獻丹辰辰畫斧屏風以絳為質故曰六箴箴諫  
辭古者君有過臣子作箴以誡之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  
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去聲四曰  
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  
防房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綱秋七月鹽鐵  
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四綱造競渡船目詔王播造  
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

王播進羨  
餘  
造競渡船



乃減其半。綱八月昭義節度治山西潞安府使劉悟卒。綱冬。

十一月幸驪山溫湯。目上欲幸驪山溫湯。見五十卷二華清宮

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

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

大戎所殺。見三卷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見八卷玄宗

幸驪山而祿山亂。見同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見

七。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

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綱十二月

以劉從諫悟之子為昭義畱後。綱以李絳為太子少師

張權輿諫幸驪山溫湯

驪山若此之凶叩頭之言安足信

分司。目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至是以絳有

足疾。出之東都。今河南河南府

綱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目言

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見上上數朔遣使

勞去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

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蓋裴度二字也天上有口被驅

逐。謂擒吳元濟也又長安城中有橫瓦六岡。如乾象。度宅偶

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名

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

張權輿誣謗



裴度識量

至京師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綱三月罷脩東都。目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脩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官舍也。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敕罷之。綱秋九月。

裴度諫幸東都

官官弒立再見

李程罷為河東見上節度使。綱冬十一月李逢吉罷。綱十二月官官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書法唐世宦官弒君。目上遊戲無度。狎暱銀入聲羣小。善擊毬。好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官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構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



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

議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見五五飛龍

卷十六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明日

裴度處之猶如此

江王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  
華陽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綱尊母蕭氏為皇太后以韋處厚同平章事綱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宜索目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

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見上鷹犬省教坊見四

六八卷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

有司宜索組繡彫鏤見二十二卷二十七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

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雜日視朝對

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

嘗名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

冀

文宗皇帝初名涵更名昂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為

宦者所立即位十三年壽三十二歲而崩帝優游不斷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

中外翕然相賀



綱丁未。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直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綱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秋七月。葬

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

文宗策士失劉蕡

綱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書法見十卷九自元和

和憲宗年號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

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焚對策極言其

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曹節侯覽復生

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謂宦官刑餘之人之賤。親骨鯁。見九卷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

見二四侯覽卷二十四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

之寄。閹寺宦官也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

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

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唐初定制

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戒其所宜戒。憂其所

惟門閤守衛庭內掃除而已。



劉蕡下第

李郃登科

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翬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綱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書宰相卒具官予賢也終唐世三人焉崔祐甫李泌韋處厚舍是

無書者矣。綱以路隋同平章事

綱已酉三年秋八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日徵李德

裕見上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

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

州。見上卷綱九月命宦官毋得衣去聲紗縠斜綾羅。目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魚聲樂遊畋，未

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灼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

地清素，故有選尚。選擇而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

之卿，不須爾。綱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織麗布帛。

文宗戒著夾羅巾



宗閔僧孺  
排擯德裕  
之黨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綱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目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綱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目上患宦官彊盛元和憲宗寶曆敬宗年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綱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目初裴度往淮西討吳元濟奏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

李德裕等  
邊樓

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綱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治四川成都府節度使目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去年十一月南詔寇成都陷其外郭遂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南詔見四九卷末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在南詔西北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綱辛亥五年春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今四川夔州府開縣司馬目上與申錫謀誅宦



德裕怨僧孺益深

官申錫引王璠煩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今福建漳府王文宗上怒漳王申錫皆坐貶申錫竟卒於貶所綱夏五月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綱秋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綱吐蕃維州今成都府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以為不可上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

是怨僧孺益深

綱壬子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承為太子綱十二月牛

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綱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

密朔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

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

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

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

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

請罷乃出鎮淮南今江南揚州府



此太平之象

司馬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脩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闍寺賜君於內藩鎮與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未治之時僧孺位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綱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目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恨也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

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路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杜悰陋文饒

致堂胡氏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為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為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綱癸丑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目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



給舍非美  
官而何

殷侑經術  
似鄭覃

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綱**夏六月，以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悄然而止。**綱**李宗閔罷。

停進士試  
詩賦

**綱**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見上鹽鐵轉運使**綱**八月，詔諸王出閣。蛤停進士試詩賦。**目**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見五二卷二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見四七卷二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玄宗年號之末，建中德宗年號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



杜牧書

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綱加盧龍治直隸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目初以志誠為吏部求平府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畱官告使齊授除官告身之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河北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苟安。乃作罪言。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位而言實有罪也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博也。太和三年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進洎為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博節度使。

杜牧原十六衛

又傷府兵廢壞。見四八作原十六衛。見五四曰。貞觀太宗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見四三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見一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吸。徵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廳暴交梓。卒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宗



杜牧戰論

年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剝。邊兵外作。尾大左傳。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掉音調。去聲。搖動也。中乾。左傳。僖公十五年。外疆中乾。言外雖有疆形。而內實乾竭。成。燕偏重。燕。今直隸順天府。范陽節度治也。謂安祿山鎮范陽。成。其偏重之勢也。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盡。燃矣。燼。火餘也。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嗚呼。文皇帝。宗。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見五十五卷。視天下。猶珠璣。

季。璣。珠。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溫厚。不圓者。也。果於戰耕。加以土息。風土。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胃。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盟津。見二卷。滑臺。見三四卷。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彭城。徐州。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見四卷。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

五敗



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搜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跳謂身而來。輕身而遁也。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

致堂胡氏曰。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

文士言近  
似而實不  
至

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  
四府為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  
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  
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矣。

綱 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見上判官書見注之 綱

冬十二月。上有疾。目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

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綱 甲寅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目初李仲言流象州。今廣西柳州府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畱守李



李德裕不肯用李仲言

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以為不可。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憚而罷。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元。今陝西中府山南西道治也。是日以仲言為侍讀，尋改名訓。綱今進士

令進士復誅詩賦

二李各有朋黨去朝中朋黨難

復試詩賦。綱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目德裕見上，請畱京師故也。綱十一月，成德節度見上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畱後，目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甚謹。綱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目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今浙江杭州府鎮海節度治也。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見上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溫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



浚曲江及  
昆明池

其明不能燭。疆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不能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綱以王璠為尚書左丞。鄭注深德璠。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綱乙卯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綱浚曲江。見五二。及昆明池。見十四。目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綱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綱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目注舉李款自代。目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

訓注以誅  
宦官為已  
任  
訓注請擢  
仇士良

節人皆哂之。綱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綱以賈餗速同平章事。目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宗閔。鄭注故上用之。綱貶李德裕為袁州。今江西袁州府。長史。綱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見中尉。目初宋申錫獲罪。見上。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朔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上之立也。仇士良。宦者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綱六月。貶李



宗閔為明州今浙江寧波府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目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蛤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今江西贛州府司馬。而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見四九卷六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

訓注畫太平之策

李珣斥鄭注姦邪

不報者。綱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珣覺江州刺史。目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至是以注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珣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李德裕、李宗閔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綱陳弘志見上卷三二伏誅。綱李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目初注求鎮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見上卷二四，而以注為鳳



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綱以舒元與李訓同平章事。綱冬十月。殺王守澄。目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見十一卷一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憲宗年號之逆黨。弒逆之黨。盡矣。綱加裴度兼中書令。目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

李訓取重  
望以順人  
心

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綱十一月。李訓舒元與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餗等。目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見五十二卷十七王璠鎮河東。見上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



甘露之變

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興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中庭也。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見四五卷二十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莫起。執兵者甚眾。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即舉

風吹幕起

軟輿迎上。決殿後眾罵。見十二卷一。疾趨北出。羅立言帥

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

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走馬而出。王

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士良等命左右神策。見上四。兵

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擒舒

元興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明日百官入朝。

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

反繫獄。命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參決機務。使楚草

制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

制令狐楚草



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  
 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轉去聲其首左右神策出兵  
 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興孝本徇行示於兩市東西  
 街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數日之間殺生除拜  
 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今鳳  
 縣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  
 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  
 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唐分宦寺為北宰相行文  
 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脇天子下視宰相陵暴

朝士如草芥每延英殿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  
 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  
 人得進宦者稍屈摺紳賴之

用小人以  
去小人

華陽范氏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而欲除之當  
 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  
 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  
 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甲兵於陞城之間不以  
 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名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  
 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一  
 人以去小人未也註音城音威也  
 不害及國家者也註音城音威也

綱十二月詔六道巡邊使還京師昌初王守澄惡宦  
 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鹽州德宗  
 改陰山府



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

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名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

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

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

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

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

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

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綱以薛元

賞為京兆尹且時禁軍即神策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

李石鎮定訛言

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

敢詰乞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

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諂平去二聲之云

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

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

右擒出士良名之元賞曰屬祝有公事行當至矣乃

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見上宰相皆大臣

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

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

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



元賞歡飲而罷

綱丙辰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

義節度見上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

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

遂誣以反逆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鄙

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脩飭封疆訓練士卒如

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

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

等宜蒙箋洗先上聲謂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

洗滌其冤也

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僕揚位士良等

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

之亦差雌以自疆綱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

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

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

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

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

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

今人以文害事

不聞王者為詩



鄭覃篤於經術 詩人浮薄 無益於理

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綱閏月。以李聽為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然。綱秋七月。以魏謩謩為補闕。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世孫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見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名李孝本

魏謩諫納李孝本二女

魏謩不忝厥祖 魏謩諫觀史

亦甘棠之比

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孤而暴。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後謩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曩嘗觀之。對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魏徵諡文貞。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見三卷八之比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505